

#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 郑和的集体记忆

Zheng He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文平强

(VOON Phin Keong)

## 摘要

郑和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但是除了研究郑和的“历史”，中外的华人社会也正努力塑造对郑和的“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华人社会塑造这个共同记忆的过程及其特征。郑和举世闻名的“七下西洋”航海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但是郑和的创举却是一个“贡献大、收获少”的矛盾。这是因为第一，郑和被历史遗忘了几百年；第二，东南亚华人对郑和的记忆比中国社会更加“热爱”及普遍；第三，对明朝中国没有带来什么实惠。

对郑和重新重视与研究是近期出现的现象。无论是中国或是东南亚华人都兴起了对郑和的“集体记忆”，虽然其塑造形式不一。塑造记忆的形式包括视觉性的展示、论述性的活动及祭拜性的仪式。这个塑造“记忆”的基本动力来自三方面。一是郑和扮演多方面的角色，使海外华人社会追溯其几百年前的伟大事迹。二是身为伊斯兰教徒，郑和象征中国人（海外华人）与当地伊斯兰教族群的共同点与友好。三是郑和的和平航海活动有促进当代区域合作和稳定的重大意义。

### Abstract

Zheng He occupies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annals of navigation in the world. Apart from the interest in his historical deed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nd outside China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llective memory" of Zheng He.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image-building" process.

Zheng He's seven voyages to the South Seas were unprecedented in world history. However, these historic voyages had turned out to be a "paradox" of history in which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yielded only minimal rewards. This was because, firstly, Zheng He was a forgotten figure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secondly, admiration for Zheng He was greater among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han in China and, lastly, the voyages brought little results of real significance.

The renewed interest in Zheng He is a recent phenomenon. Whether in China or Southeast Asia,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engag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person. This collective memory represents the admiration and respect of the Chinese for Zheng He.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memory is created takes various forms including exhibitions, intellectual discourses and ritualistic worship. The basic motivation of this process arises from three objectives, namely, the multiple role of Zheng He linking his achievements wit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his identity as a Chinese and Muslim symbolizing commonality between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local Islamic populations, and the basically peaceful nature of his voyages that are being seen as significant and relevant in promot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stabi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setting.

孟吉斯 (Gavin Menzies) 关于郑和的著作《1421年》使郑和的名声传遍世界, 亦使世人对郑和的航海功勋和历史贡献的评价推向一个高潮。近年来, 在中国及东南亚国家, 学术界、华人社会甚至政府都举办了许多纪念郑和的各项活动。这表明对郑和的重视的确是近期的一种“现象”。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在于建立对郑和及其史迹的“集体记忆”或“共同回忆”, 并积极评价他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在 20 世纪郑和下西洋的研究领域里, 研究课题几乎包罗万象, 并在 80 年代发展出多项新的研究课题, 成果丰硕 (范金民 2005)。但是在诸多的研究项目里, 却无郑和在南洋华人民间里保有的共同回忆之相关课题。本文将着重探讨马来西亚华人所建构的“郑和集体记忆”之情况和过程。

## 一、一个矛盾的形成

尽管有许多民间活动纪念郑和这个伟大的历史巨人，但是实际上，他的空前创举和丰功伟绩却是“贡献大、收获小”，形成了一个历史的矛盾。郑和虽创下了空前的航海成就，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通过“集体记忆”，塑造对郑和的英雄形像，似乎就是因为这个多层面的历史“矛盾”使然。

在时间上，郑和举世闻名的航海成就，被忽略了几百年。郑和的记录在他死后被焚灭，因此郑和在中国的正史上被忽视了。吴京院士认为郑和是被忽视了600年的英雄。“郑和事迹沉默了600年，中华民族似乎也跟着封闭了……今天更应重新拾回600年虚度的时光，确实地掌握未来，策划未来” (<http://news.sina.com.cn/c/2003-12-08/18381289002s.shtml>)。中国学术界对郑和的研究始于1904年梁启超发表的《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至今只有100年的时间罢了。

从地区角度上而言，中国历史对郑和的“边缘化”相对于海外华人对他的崇拜及广泛的纪念，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海外华人甚至外族及政府对伟大航海家郑和在600年前以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庞大舰队出现在东南亚各地，都充满了敬意、怀念和记忆。

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中国-东南亚关系史上，郑和的意义是不可抹杀的。但是，对于郑和远航的成就，的确引起了一些争论。除了显示中国富强“的政治浪漫外，很难说对帝国有什么实惠……在郑和的远航中，有人看到辉煌，但也有人看到辉煌中的荒唐及荒唐中的悲凉”（周宁2005）。郑和七下西洋，比西方航海家早数十年，在世界史上之地理大发现时代占一席位，“但在我国殖民史及航海史上未占有之光荣，此可断言者”（李长傅1990）。“西方人经常把他们的经济优势归功于他们祖先的智慧或勤劳，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极可能是15世纪中国统治者的无知把郑和的船舰拆掉”（[www.huaren.org/diaspora](http://www.huaren.org/diaspora)）。我们可以试问：如果郑和没有下西洋，对中国历史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实际上，这史无前例的航海事迹并没有使中国向海上发展，或者把中国推向了工业发展的过程（许肇兴2002；徐凌2005）。中国同样会落后在西方国家的后头，被列强所侵



略，一部中国近代史并没有重写。可确定的是郑和留下的是一个海洋梦。当中国在 20 世纪末期向海洋发展之时，于 1987 年建造了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取名为“郑和号”，象征着海军继承了郑和的“遗志”（王海洲、潘望 2005）。

## 二、塑造英雄形象

与其研究郑和的“历史”，不如建构有关郑和的“集体记忆”。对郑和的重视已经超过了严肃研究与论证的学术界，广及海外华人社会甚至非华族以及当地政府。一般的民众往往不太重视郑和的“历史”，他们更重视的是对郑和空前的航海创举所塑造的“形象”以及如何扩大这个形象，并使它成为一种记忆和文化遗产。这个“记忆”所塑造的形象——郑和所代表的过去与现在，成为了一种自发和迟来的歌颂，也有一种“古为今用”的作用。

“集体记忆”是一种现象，是人们的脑海里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崇拜和仰慕。在中国及东南亚的华人社会正在恢复和深化郑和的记忆，使之成为宝贵的社会财富和文化遗产。在他们的脑海里，郑和的名字具有多种的象征。他象征着中国伟大航海的光辉，他是和平与友好使者、他是中国人也是伊斯兰教徒。郑和所代表的意含是多层和多方面的，它超越时间、空间、宗教及族群的界限，并且对现代社会、族群关系及国际关系具有实际意义和作用。

在马来西亚，对郑和的“集体记忆”是一项正在持续建构中的过程。这个建构过程涉及多种形式，牵涉到不同的“主角”，即华人社会和州或中央政府。此过程所涉及的三种形式，即视觉性的展示、论述性的活动及祭拜性的仪式。每一种形式有它不同的固定“社群”。不同的华社“主角”包括华人的社团组织、学校、文化团体、报社和某些商业集体（图 1）。这些集体的参与有助于促进华人文化和历史的发展及其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应对在变化中的国际关系的需求，并且在官方及民间的眼里突出本身的身份及塑造一个更正面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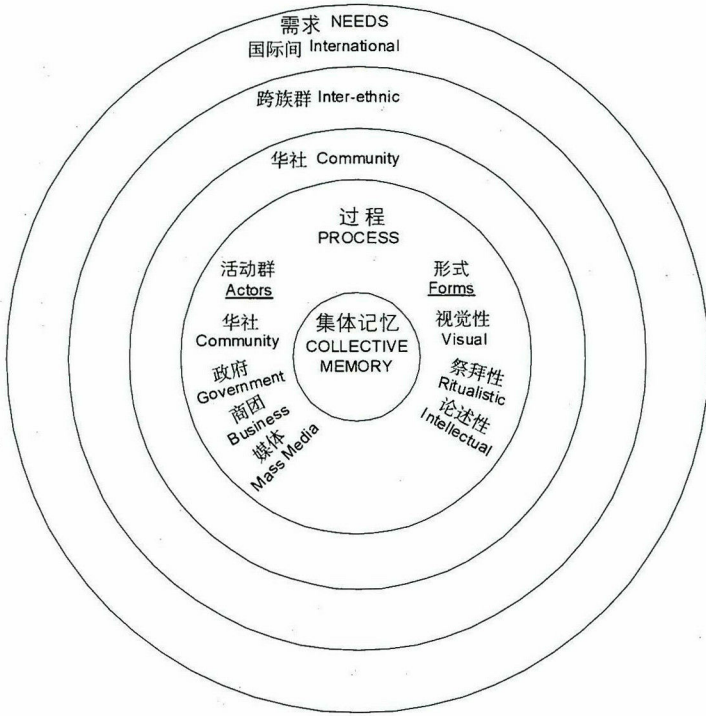


图 1: 对郑和集体记忆的建构

### (一) 华人对郑和的集体记忆

对郑和的记忆给予华人一个历史的钮扣，把他们与当地关系追溯到郑和时代，并且也丰富了本身的共同历史和文化。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以各项灵活的活动把郑和的记忆强化，积极肯定和推崇郑和的历史地位。所采用的方法可分为三种活动形式，即：

(1) **视觉性的展示**：不同视觉形式的展示是华人社团对郑和的记忆和纪念中最普遍的一种活动。视觉式的展示注重于观看与参观。通常采用展览及室外文化活动，甚至书法比赛等。展览单位是华人组织如会馆、学校及报馆等。<sup>1</sup> 近年来，马来西亚各州华人社会最高组织的“华人大会堂”都以轮流的方式举办文化节。自 1990 年起，每年的文化节火炬点燃仪式都在马六甲三保山举行。在 2005 年有特别多项有关郑和的展览与活动。在这年的第 22 届文化节中，雪兰莪州华人大会堂于 5 月 8 日同样举行了

点燃圣火仪式。马六甲三保山象征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已延续了 600 年。书法比赛也以纪念郑和为名而被搬上展示的平台。另外一种视觉形式是雪兰莪州华人大会堂在 2005 年 12 月 29-30 日举办的“协和万邦”郑和下西洋民族交响曲及大合唱汇演联欢宴及文化节闭幕仪式。商业机构也利用郑和品牌吸引顾客。<sup>2</sup>

(2) **论述性的活动**：在马来西亚第二项对郑和的记忆纪念活动是公开式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在 2005 年，这种活动特别的活跃。很明显的是，举办这种活动是以非学术机构为主，主要是民间组织。有关郑和的论述性活动往往成为一些团体的年度节目的一部分。在中国，近年来类似的活动也越来越被重视。<sup>3</sup>

(3) **祭拜性的仪式**：祭拜仪式是思念和记忆郑和最早、最广泛、最大规模及最大众化的方式。东南亚华人对郑和的祭拜是根据“传说”。这种传说比“历史”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精神寄托。对郑和的祭拜不在于理性，而是在于记忆和寄托。跟其他纪念郑和的形式相比，祭拜的仪式具有更大的民间性、自发性和定期性，并牵涉到更多的普通人群。普通的老百姓往往把历史人物神化。老百姓认为具有特殊性的历史人物，都应该摆在更崇高的地位上。最直接和最普遍的就是以祭拜的方式把这些人物保存在他们世世代代的记忆中。祭拜也慢慢地成为一种民间宗教仪式，从而变成为风俗和传统，渗入民间的文化里。

对郑和祭拜的形成可能起源于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郑和下西洋开拓海洋航海英雄般的空前创举（李长傅 1990）。另外一个因素是海外华人迁移到一个他们不认识和艰苦的新环境里，在宗教及精神上极需要一个保护神作为寄托。在郑和曾经到过或者在传说中到过的地方，华人甚至当地人的“集体记忆”主要体现在神庙里。在马来西亚就有四座郑和庙，分布在隔离相当远的四个州里。就是马六甲的三保庙、登嘉楼的三保公庙、砂拉越的义文宫三保庙及檳城的三保脚印庙（Kong 2000；苏庆华 2004）。最早的是 1795 年的马六甲庙，而最新的是 1995 年在檳城新建的庙。从这段历史看，对郑和的神化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也是还在持续着的文化过程。<sup>4</sup>



## (二) 郑和的回忆及跨族群关系

在马来西亚，郑和是华人与马来同胞共同记忆的历史人物。1403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当时马六甲正在崛起成为一个马来王国。同时，伊斯兰教正在东南亚传播。郑和也带着明朝皇帝的御诏承认第一任马六甲苏丹为统治者的地位，摆脱了暹罗的干扰和控制。郑和及新成为教徒的苏丹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和追随者。因为郑和是一位伊斯兰教徒，他所代表的一切也受到马来社群所接受。马来社会认为郑和是一位“伊斯兰教徒和战士”（见[http://www.islandfortody.com/Zheng Heenghe.htm](http://www.islandfortody.com/Zheng_Heenghe.htm)）。为了肯定郑和在马六甲的历史地位，州政府成立了郑和博物馆。这是马来西亚唯一纪念人物的博物馆。市区的一条街道也被命名为“郑和路”。另外一条被命名为“汉丽宝路”，以纪念传说与郑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马中爱情故事。

一个在马六甲历史中与郑和的名字相联系的亲切故事，是描述一位马六甲苏丹满速沙和一位明朝公主汉丽宝的爱情和婚礼的故事。它记载于马来人最早的古典著作，即17世纪的《马来史记》里。公主和500随从就定居在“三保山”。据说这座山是中国以外最古老及最大的华人义山，被华人认为是重要文化遗产，现已成为旅游区。尽管中国没有汉丽宝史实的典著记载，但却被记载于当地人的权威著作里，这证明早期马六甲重视与中国之关系。这起跨国的爱情故事已成为马来人和华人友好关系的象征，经常被搬上舞台并以双语来歌颂这段史话（Kong 2000）。

汉丽宝的故事有两层意义。第一是象征马来人和华人的友谊可追溯至几百年前。三位马六甲苏丹曾经在1411年至1433年间五次到中国朝贡。这些密切的友好关系也产生了类似汉丽宝的故事。第二是华人与马来人通婚早在马六甲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马六甲郑和文物馆，还立了一尊郑和的塑像。本来塑像是违背伊斯兰教规的。但是它的存在也代表了当地人的善意以及尊重华人及其传统。在登嘉楼，每年当地人在三保庙庆祝郑和生日时，居住在附近而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村民都来参加和品尝庙里准备的食物（Kong 2000）。

### (三) 郑和与国际关系

郑和“遗产”的意义超过了属于一般的记忆，它有很可贵的现实意义。它蕴含了当代国际关系一种原则，尤其是中国 - 马来西亚关系以及中国 - 东南亚关系。当今的世界趋势是区域合作，而区域合作成功的前提就是和平、稳定、互相尊重与谅解。尽管有学者对郑和下西洋有多种的议论和猜测，甚至有者认为郑和的航海有初期“殖民地”主义色彩（Wade 2004）或者带有军事目的的企图（Ray 1987），但是从客观上看，郑和的重要使命是打开和平外交关系的渠道，以促进明代中国与亚洲各个王国的友好联系。随着郑和属下的尹庆大臣在 1403 年首次访问马六甲之后，三位苏丹带领大队随从到中国去。1411 年，到访的队伍就有苏丹与 540 位随从。据说郑和的第五及第六次下西洋主要是进行外交性质访问，以回敬亚洲各国统治者到中国的访问（洪换椿 2004）。

郑和下西洋总体的目的是和平与友好的。与几十年后欧洲人在亚洲的政治与经济行为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郑和时代明朝中国的国际交往，尽管是大国与小国或者是强国与弱国之间的来往，总体上是根据和平原则进行的。这可以从郑和下西洋的数次、所用的时间及航海的覆盖面得到证明。七度下西洋经历 28 年的时间，郑和并没有企图设立“殖民地”，也没有掠夺他国的财富。用当代的术语，中国当时所实行的国与国关系是非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不论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它是非侵略性的、没有政治阴谋，没有觊觎邻国的领土和资源，也没有带着宗教或传教的色彩。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及不称霸的原则，与郑和时代的对外政策是一脉相承的。郑和时代所代表的政策可以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种准绳，一种非称霸、非剥削、平等合作和非宗教迫害的关系。

马来西亚官方常以郑和的名字来形容 600 年来友好的马中关系。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在 2005 年 6 月 27 日举行移交研究郑和的档案和文件时，第一次把一位中国历史人物的资料收藏在国家的一个部级机构里。这明显的证明马来西亚对郑和在马中关系史中的地位及其所受到的重视。在中国，郑和的航海伟绩成为了中国的“和平”象征。一些国家在制造“中国威胁论”的说法时，郑和的当代角色就得更凸出、更有意义了。中国政



府也积极的推崇郑和的和平形象以揭穿这种看法。<sup>5</sup>

### 三、小结

虽然郑和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是郑和遗产的多层面意义越来越符合现代国内与双边关系的需求。所以一个对郑和的记忆和形象的塑造近年来一直在深化之中。郑和扮演的是一个超越了历史史实的角色，并渗入了民间的集体记忆里。郑和的角色是多层面的。在历史上，他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当时世界最大航船队的统帅。在民间，人民不在乎历史的真实，更注重对郑和的传说，使他成为了一种“偶像”或代表性人物。郑和代表一个文化“偶像”和保护神。郑和使华人在当地的历史里有了延续性，并且是他们与当地伊斯兰教社会的桥梁。对于当地的伊斯兰教徒，郑和是一位战士和英雄。对于国家，郑和是伟大的和平使者，是促进睦邻关系的外交大使。商家也借用郑和的名字作为一种“品牌”来举办郑和展览并趁机促进销售量。

郑和“遗产”及他的航海事迹所代表的一切在东亚国家留下长远的影响。郑和代表当时的明朝中国是寻求和谐的外交关系，即尊重他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而最重要的是不掠夺邻国的土地和资源。这些，对建立当代国际关系新秩序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的。

### 注释

1 1997年：马来西亚文化协会与云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携手合作在六个城市举办“郑和纪念巡回展”，并由官方主持开幕仪式（Kong 2000: 98）。文化协会目前保存中这一套展览资料与图片，并提供给学校及其他社团作个别展览。

2004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和马中建交30周年，马来西亚举办了有关活动。一家华文报馆举行了“三合一”巡回展，即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郑和发现新大陆及马中建交30周年纪念。尽管郑和发现新大陆只是一个猜测，但也不会构成问题。同年民间团体举办第一届郑和杯硬笔书法比赛，各地59个赛场同步举行，约8,000名选手参加，总决赛在巴生举行，有500多名选手参赛，由马来西亚新闻部长主持开赛仪式（[http://world.dayoo.com/gb/content/2004-11/08/content\\_1802369.htm](http://world.dayoo.com/gb/content/2004-11/08/content_1802369.htm)）。

- 2 2005年5月28-31日,马来西亚中国商品展览会在马六甲举办。这项商业活动是以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马-中建交30周年,及中国-东协10+1自由贸易区成立名誉举办的。这项活动获得州政府的支持,表示郑和600年前的创举在当前还具有“公关”的意义及商品“推销”的作用。另外,吉隆坡某商业集团于7月5日举办了“郑和文化展”,首相主持了开幕仪式。
- 3 这些学术研讨会包括由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与中国武汉大学为纪念马中建交30周年而于2004年11月27-28日联办的“马中关系国际研讨会”,并以郑和下西洋象征马中关系的开始;2005年华总举办郑和讲座会,邀请北京大学孔远志教授及万明教授在吉隆坡及马六甲主讲;2005年6月5日马来西亚文化协会、雪华堂及华社研究中心承办“郑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来自新、马、台、中国大陆学者发表论文。同年邻国新加坡也举办了第三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其中一场专题研讨即以“郑和、海洋亚洲、海外华人”为主题。在中国,2005年7月3-6日江苏省社科院在南京举办大型的“传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
- 4 马六甲的三保庙历史最悠久,成立于1795年,并由青云亭管理。在砂拉越州古晋市附近,位于砂拉越河畔的义文官三保庙相信建于1873年,1992年重建并获得州政府的部份拨款。登嘉楼有三保公庙,于1942年建立于被传为郑和的船只到过的地方。最新成立的“郑和庙”是檳城的郑和三保官,建于1995年底并设在海边一小山丘附近。传说这里有郑和脚印,所以该庙的英文名为“Sam Poh Foot-print Temple”(Kong 2000;苏庆华 2004)。
- 5 在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中国并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以纪念郑和的功绩。纪念郑和的主题是: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主要的纪念活动有六项:2005年7月在北京举办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一次专题纪念展览;中央电视台拍摄郑和下西洋的电视片;在上海举办郑和航海及国际海洋博览会;2003年至2005年举办不同主题的航海暨海洋知识竞赛、讲座和夏令营活动;及2003年至2005年分别在上海市、福建省、江苏省举办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研讨和交流活动(蒋晔 2005)。

## 参考书目

- 范金民 2005。〈20世纪的郑和下西洋研究〉。载朱鉴秋主编,《百年郑和研究资料索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页324-357。
- 〈航海家郑和的不幸遭遇〉, Retrieved on 21May 2005 from <http://club.news.sohu.com/read-shilin-168-0-5.html> (作者不详)。
- 洪焕椿 2004。〈明初对外友好关系与郑和下西洋〉。载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



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 111-129（原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1958 年）。

<http://news.sina.com.cn/c/2003-12-08/18381289002s.shtml>

[http://www.islandfortody.com/Zheng\\_Heenghe.htm](http://www.islandfortody.com/Zheng_Heenghe.htm)

蒋晔 2005。〈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杰出青少年“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国际交流活动全面展开工作〉。（北京，未发表资料）。

KONG Yuanzhi 2000. *Pelayaran Zheng He dan Alam Melayu*.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李长傅 1990。《中国殖民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五版）。

梁启超 2004。〈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载王天有、万明编《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 1-9（原载于《新民丛报》，1904 年第三卷第 21 号）。

RAY, Haraprasad 1987.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voyages into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ir raison d'etre. *China Report*, 23 (1): 65-87.

苏庆华 2004。〈郑和庙在马来西亚及其传说故事〉。载《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页 155-182。

王海洲、潘望 2005。《郑和的时代——大航海时代的反思、东西方相互的认识》。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WADE 2005. The Zheng He voyages: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XXVIII (1): 37-58.

[www.huaren.org/diaspora](http://www.huaren.org/diaspora)

徐凌 2005。〈郑和谜题和李约瑟难题的比较研究及其启迪〉。取自于 <http://www.ihns.cn/members/student/xulin1.htm>

许肇兴 2002。〈为什么明朝不向海上发展?〉。《郑和研究》，2: 15-20。

周宁 2005。〈郑和：远航于地理大发现前夕〉。《中国国家地理》，2005 (4): 32-53。